

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



2005年11月25日，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次联合“申遗”对两国携手保护长调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中蒙联合保护之路

本报记者 曲艳萍 驻内蒙古记者 阿勒得尔图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跨境分布的文化，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是长调最主要的分布区。面对长调民歌整体衰微的趋势，对长调民歌所采取的局部、分割或零散的保护方式远远不能应对它所面临的冲击。中蒙联合“申遗”无疑使两国共同保护畅通了道路。

而促使两国联合“申遗”的另一背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每两年才可以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中国有上千个候选项目，其中包括一些与他国共有的跨界文化形态。蒙古族长调联合“申遗”的成功为申报和保护跨界文化形态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记者日前走访了当年参与中蒙联合申报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与他们一起回顾了当年联合“申遗”曲折而艰难的过程。

2004年7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支持鼓励就同一民族文化实行两国或多国联合申报的方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主动向蒙古国政府正式表达了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建议。

由于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

张庆善说，经过这次非常充分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第一，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是属于草原人民的，蒙古国也好，中国内蒙古也好，都属于草原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共识就是双方联合申报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更有利于共同保护长调。

蒙古国之前有单独申报马头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经验，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鉴于此，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中方协调。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外联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等的一些专家和人员。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蒙古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张庆善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蒙古国已将申报材料交到联合国，如果他们同意来中

国访问的话，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有所松动了。但是虽然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蒙古国方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驻蒙大使亲自出面同蒙古国文化部长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蒙古国最终同意派团来华考察。与此同时，文化部外联局相关人员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通报了中方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坚持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

年6月底。

“国家不分大小，每两年才可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规定对大国似乎并不公平。”田青说，“我们认为，这是用表面上似乎平等的原则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反映我们的观点，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修改章程；第二，加快建立我们国家的四级评审制度；第三，与周边国家联合申报，不占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参与了蒙古长调民歌“申遗”全过程。他长期潜心研究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确定为我国申报文本的总撰稿人。2004年12月，乔玉光只身来到冰天雪地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学者的身份与蒙古国的学者进行民间沟通和交流，为中蒙两国最终联合申报做出了贡献。

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来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在内蒙古期间，他们参观考察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摇篮锡林浩特等地，特别是聆听了几位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级演唱者的演唱，让蒙古国考察团的成员非常感动。当时仍健在我的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作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掌握所有长调艺术的歌手，多次接待了我国和蒙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团。